

# 彰显经典的永恒魅力

——老版四大名著改编电视剧的启示

李星文

数字时代的  
文化生活

最终让我们记住的,不是流量的多少,而是流量背后的优秀作品以及美好的人和事物。承载着正向价值的流量,才值得被不断涵养和传播。流量向善,方能长流

创造性转化  
创新性发展 纵横谈



要论中国电视剧的经典之作,1986年版《西游记》、1987年版《红楼梦》、1994年版《三国演义》、1998年版《水浒传》——这四部改编自中国古代四大名著、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出品、中央电视台首播的剧作一定会名列其中。被观众称作“老版四大名著剧”的它们,是几代人心中美好的回忆,也是国产电视剧重播次数很多的剧集。至今,观众说起剧情、演员和场景来,依然如数家珍,视频网站上播放量也依然很高,弹幕留言赞叹:“果然是经典。”

老版四大名著剧之所以魅力不减且历久弥新,与其原著的经典性和普及度分不开,也与影视创作过程中下的功夫、注入的智慧和艺术含量分不开。总结梳理这四部电视剧的成功之道,对电视剧改编和创作、传统文化经典的现代转化和再传播,都有启示意义。

展现原著光彩,建构文学—  
影视的平行世界

中国电视剧的起点可追溯到1958年播出的《一口菜饼子》,但真正取得长足进步是在改革开放时期。上世纪70年代末,电视剧导演王扶林出访国外,发现莎士比亚戏剧的影视改编大为流行。受此启发,他萌生了将中国古典名著搬上荧屏的想法。很快,中央电视台就启动了王扶林导演的《红楼梦》和杨洁导演的《西游记》两项拍摄计划。四大名著的影视化从此拉开序幕。

名著改编的首要课题是忠于原著。尤其用新的艺术形式转化名著时,忠于原著是基础。忠于原著,主要指忠于原著精神,或者说忠于原著中符合时代精神的部分。情节上不可能机械照搬,那些落后的、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思想和情节,必然被舍弃。这一点在四部剧的创作中都有体现。

电视剧《红楼梦》第一次把红楼人物落实为具体的电视人物形象。剧组在全国范围内选角,把最符合小说描写的演员集中起来培训,使之“脱胎换骨”地进入角色。陈晓旭扮演的林黛玉、欧阳奋强扮演的贾宝玉,至今难以超越。电视剧对小说现实主义的部分,从世故人情到园林器物都进行细致还原。比之文学作品,电视剧固然少了些遐想的乐趣,却多了“声台形表”,活生生地构建起一个“平行世界”。

这种“平行”更体现在对精神与主题的把握上。四部电视剧的情节主干、人物美好情操和可叹结局,都继承原著,再现了经典之“魂”。创作者怀着虔诚、严谨的态度,把原著的光彩在荧屏上充分呈现出来。

发挥影视特长,在用心继承与巧妙创新之间谋得平衡

经典之所以为经典,就是经得起重读和重

核心阅读

经典之所以为经典,就是经得起重读和重述。老版四大名著电视剧保证原著基本面貌不走样,为广大观众所认同;电视艺术家基于时代和个性的重述,则使作品具有了独立于小说之外的艺术价值

改编发力的方向不是和原著争锋,而是致力于对原著和时代契合点的阐发,以今天的思想风尚把握它,以流行的审美趣味再现它,以先进的视听语言记录它

工匠精神包括两层含义:能工巧匠的技艺和锲而不舍的精神。这对今天的影视创作者尤其重要。警惕快餐化生产的诱惑,警惕急功近利心态的渗入,坚守影视艺术本体,以精益求精的精神认真打磨,追求卓越

述。老版四大名著电视剧保证原著基本面貌不走样,为广大观众所认同;电视艺术家基于时代和个性的重述,则使作品具有了独立于小说之外的社会和艺术价值。

相较于原著,电视剧《西游记》就呈现出不同的审美特点。一是戏曲风的引入。在这之前,动画片《大闹天宫》就大胆借用传统戏曲中的脸谱和锣鼓点,形成独特的民族美学风格。《西游记》的导演杨洁是戏曲节目导演出身,她请各地方剧种的优秀演员出演剧中主要角色。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来自“猴王”世家、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是昆曲演员、白骨精的扮演者杨春霞是京剧演员……他们的一招一式充满戏曲韵味,为作品增色不少。二是童趣化的呈现。《西游记》魔幻色彩较浓,但也有很强的现实色彩。电视剧将其轻喜剧化,使之富有童趣,呈现一种合家欢的风格,所以受到各个年龄层观众的欢迎。

音乐也为四部改编剧大大加分。专门为电视剧《红楼梦》谱写的“红楼十二曲”,旋律一响起,红楼世界就呼啸而来。《三国演义》中,片头曲沉郁厚重,片尾曲荡气回肠,中间还有为吕布、貂蝉、诸葛亮、关羽、赵云等人物形象单独创作的大量歌曲,传神隽永。《西游记》则一反古装影视作品惯用笙箫笛箫的常态,大胆起用了以《云宫迅音》为代表的电子音乐,在当时

算是开了先河。《水浒传》的插曲更是广为传唱。山东地方音乐和陕西作曲家赵季平的相遇,碰撞出高亢的激情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是影视音乐的黄金时期。音乐质量高是一方面,慢节奏的文艺生活也进一步推动这些优秀作品春风化雨的传播。

继承上做得地道、创新上做得巧妙,成就了老版四大名著剧。一般说来,名著改编主要是两条路线:忠于原著和大胆颠覆。老版四大名著剧在改编上大体忠实,小处改写,用不上的舍弃;徐克翻拍金庸小说《笑傲江湖》和周星驰改编《西游记》(《大话西游》《西游降魔篇》)则只取基本人物关系,重在天马行空的重构。两条路线上,各有成功者。电影篇幅较短,在颠覆中产生佳作相对容易;电视剧是长篇文艺形式,做大幅度的改写和发挥,想要达到或超越原著的水准上加难。

随着时代的进步,对原著进行改编和再传播是有意义的,但如果把故事和人物改得面目全非,还非要用原著的名号,恐怕是难逃“魔改”的指责。名著往往是某一领域书写的高峰,不因时间淘洗而褪色。改编发力的方向不是去和原著争锋,而是致力于对原著和时代契合点的阐发,以今天的思想风尚把握它,以流行的审美趣味再现它,以先进的视听语言记录它。

坚守工匠精神,打磨有恒  
久生命力的文艺精品

有这样一组数据:《红楼梦》36集,5年时间制作完成,其中拍摄期3年;《西游记》25集,6年制作完成;《三国演义》84集,5年制作完成,拍摄期3年;《水浒传》在四大名著剧中耗时最短,也花了3年零8个月才完成。从1981年到1998年,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完成了四大名著电视剧版的制作。这是中国电视剧由

手工业时代走向工业时代的过程,也是片酬不高但工匠精神处处闪光的时期。

《红楼梦》剧组培训演员如同开办了一所专业院校,从琴棋书画的才艺集训到表演技能的研修,再到人物内心的揣摩,都请顶尖专家授课辅导。《西游记》剧组在全国范围内选角,一集一故事,一集至少一外景,6年时间寻遍祖国名山大川,并且在还没有数字特效的年代,贡献出足够有冲击力的魔幻场面。《三国演义》虽然在拍摄之初就定下了“武戏文唱”的方针,但表现两军对垒、千军万马的大场面依然气壮山河。《西游记》和《三国演义》留下了武打不够精彩的遗憾,到拍摄《水浒传》时,剧组专门请来动作导演进行写实派的动作设计,与厚重的影像风格相得益彰。甚至包括三国城、水浒城、大观园、荣国府的实景建造,都一砖一瓦毫不含糊。

影视作品不同于文学作品,它需要强力的技术支撑,需要分工协作、统筹管理,需要设备的更迭换代和拍摄的花样翻新,需要把组成木桶的各条木板的长度调高,才能成就最后的“容量”。没有工匠精神,这些环节将大打折扣。这里的工匠精神包括两层含义:能工巧匠的技艺和锲而不舍的精神。这两点对今天的影视创作者尤其重要。警惕快餐化生产的诱惑,警惕急功近利心态的渗入。大数据评测剧本、专业团队选角、后期数字特效等环节或是锦上添花,坚守影视艺术本体,以精益求精的精神认真打磨,追求卓越方是根本。

老版四大名著电视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热播,固然与当时文化产品不够丰富有关,但历经20余年仍然热度不减、魅力不减,说明思想精深、艺术精湛、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具有恒久的生命力。创造的智慧是无穷的,相信四大名著仍有其他正确的打开方式,相信影视剧改编也会有更多的成功案例,我们拭目以待。

图为1987年版《红楼梦》剧照。  
制图:赵德汝

让正能量成为大流量

张珊珊

在互联网时代,我们熟知的一些传统词语被赋予新的意义。比如流量,原义是流体在单位时间内流经通道的量,比如车流量、水流量等。而与互联网的结合,使“流量”一词催生出新的含义,即网络传输的数据量,包括网站独立用户数量、总用户数量、页面浏览量、用户平均停留时间等多个层级的统计指标。

伴随互联网蓬勃发展,互联网平台、产品日趋多样。流量不只适用于网站,还泛指包括电商、短视频、直播、微信公众号等各类网络平台、产品的人气数据。在互联网世界,每一个“节点”都有相应的流量数据,一位名人有多少热度、一个话题有多少关注,皆可统计。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介与互联网接轨,虚拟生活与现实生活的交织越来越紧密,“流量”的意义更为宽泛,被用来指称各类线上线下人物、人物的热度。于是,“流量”成为数字时代通用的量化评价指数。

数据向来是重要的评价指标之一:码洋之于出版物、收视率之于电视剧、票房之于电影,在互联网时代,则是流量。哪里有流量,哪里就有用户需求。从流量数据中,我们可以分析用户对什么类型的内容感兴趣,研判传播的广度和效果,了解当前文化流行趋势,并据此调整产品与内容,使之与用户需求更加匹配。

但需要明确的是,流量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。警惕快餐化生产的诱惑,警惕急功近利心态的渗入。大数据评测剧本、专业团队选角、后期数字特效等环节或是锦上添花,坚守影视艺术本体,以精益求精的精神认真打磨,追求卓越方是根本。

老版四大名著电视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热播,固然与当时文化产品不够丰富有关,但历经20余年仍然热度不减、魅力不减,说明思想精深、艺术精湛、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具有恒久的生命力。创造的智慧是无穷的,相信四大名著仍有其他正确的打开方式,相信影视剧改编也会有更多的成功案例,我们拭目以待。

流量只有符合人类的理性常识和价值坚守,才会迸发出更为持久的生命力。互联网平台上,热搜不断、网红辈出,大量如飞絮般飘过的明星八卦、话题炒作只能短暂地占据人们的注意力,最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,是那些有底蕴、有积极作为的“流量”。我们最终记住的,不是流量的多少,而是流量背后的优秀作品以及美好的人和事物。

同时,流量中所蕴含的巨大效能,也让我们进一步思考,如何在用价值规范流量的基础之上,用流量创造更大价值。正能量代表着人们对真善美的共同追求与渴望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正能量和大流量天然契合,让正能量成为大流量,有助于在互联网时代凝聚共识,让网络空间充满积极向上的力量。

互联网时代提出了许多新的技术伦理问题,如何看待流量是其中之一。近年来,政府监管、舆论监督、平台自律,挤去了不少流量泡沫,人们对流量的认知也越来越理性。流量是流动的、变化的,有其峰值,也有其生命周期。凭借品质和价值的支撑,流量才有长久的生命力;承载着正向价值的流量,才值得被不断涵养和传播。流量向善,方能长流。

## 春风化雨 花开有声

顾建平

每个时代都不乏富有奉献精神、勇于追求理想的人,王洁在她的长篇小说新作《花开有声》中,就塑造了这样一位人物形象。《花开有声》主人公刘晓慧,一位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苏州姑娘,辞掉写字楼里的白领工作,来到陕北李家坝中学支教,为这里带来了新气象。

作者笔下的李家坝是一个深度贫困村,青壮年大多背井离乡,在外谋生,留守儿童比例较高。一次偶然的机会,刘晓慧看到关于留守儿童的资料,深受触动,后来又受到在贵州山区支教的同乡影响,决定加入到支教队伍中来。不过,边远地区的支教生活并非一曲轻快悠扬的田园牧歌:刘晓慧要适应贫困地区简陋的生活设施、教学条件,适应不同于家乡的气候条件和起居环境,独自面对远离家乡的孤独和疾病袭来时的苦痛,面对因为教学理念差异而与同事产生误会,等等。

作者没有把这位年轻的主人公理想化,

没有对其进行“美颜”,相反,作者写了主人公决定支教时的冲动,也写了主人公曾对这一决定感到懊悔。可贵的是,作者着力展现了人物精神上的成长。在逐渐融入当地生活的过程中,刘晓慧的思想与情感逐渐发生改变。她不仅尽己之力授业解惑、关爱学生,悉心呵护孩子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,而且积极作为,吸引社会助学组织参与到李家坝中学的改造中,让更多人关注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。作为一名刚刚步入社会的新人,支教经历让刘晓慧的心性得到淬炼,变得更坚强、更从容、更自信、更包容,更懂得关爱他人、体谅他人;在教育学生的同时,她自身也得到教育,在塑造孩子精神世界的同时,自身品格也得以重塑。

作者王洁是从乡村走进城市,通过个人努力获得成功的作家。多年来,她密切关注农村发展,常年参与助学活动。在与上百位贫困地区孩子的接触中,留守儿童的成长最

让她牵挂。《花开有声》正是以文学写作的方式,传递出作者对这一群体的爱与关切。在作者的笔下,李家坝逐渐摆脱物质贫困,当地人的思想意识也逐渐跟上时代,青少年一代正积极地用知识改变命运。

《花开有声》散发着清新的春之气息。没有复杂的结构或过于戏剧化的情节,直线性地时间轴、自然延展的结构,让读者在阅读时有一种手捧小艇、顺流而下的畅快。小说细致描写了生活的艰辛,更写出人性的温暖与未来的希望。刘晓慧与李家坝当地百姓、同事之间从不理解到理解,个人感情生活等,都被描写得清澈纯净,构成这部作品清新的叙事风格。

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进程中,还有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故事有待我们去发掘、去呈现。春风化雨,花开有声。期待更多优秀作品继续深入表现这一人类减贫史上的壮举,继续用文学温暖人心,激荡人心。



文艺评论